

节译自:

Manfred Geier
Worüber kluge Menschen lachen
Kleine Philosophie des Humors
Rowohlt Verlag
Reinbek 2006
ISBN 3-498-02501-5

页码: 1-12, 59-67

曼弗雷德·盖尔 著
《聪明人缘何发笑——哲学幽默小史》

译者:曹卫东

《幽默哲学简论》

曹卫东 白馨馨译

目录

简短的序曲或：“哲学就是一种嘲笑”

-7-

笑从哲学中被驱逐出去

为什么雅典的柏拉图虽然思考了笑的概念，却没有发现任何可笑的东西

-13-

爱笑的哲学家的故事

为什么阿布德拉的德谟克利特喜欢笑，并且被同乡视为疯子

-36-

一位犬儒哲学家的嘲讽兴趣

斯诺普的第欧根尼怎样取笑伟大的柏拉图和亚历山大大帝

-86-

隔膜的有益运动

为什么依曼努尔·康德在哥尼斯堡有很多笑话，而且认为笑有益于健康

-110-

一个恶作剧的问题

哲学家们在过去两千多年中所找到的笑的原因

-144-

笑的兴趣

为什么维也纳的西格蒙多·弗洛伊德讲了那么多笑话，他自己却并不认为自己

幽默

-178-

哲学头脑里的奇思怪想

卡尔·瓦伦廷在慕尼黑如何玩语言游戏来逗乐观众

-207-

形而上学的尾声

毫无内容的哲学滑稽短剧

-243-

注释

-261-

名字索引

-000-

简短的序曲或：“哲学就是一种嘲笑”

有人说思想高于反讽和幽默，而且这句话出自一个思想家之口，他完全不懂得笑的意义。
——索伦·克尔凯郭尔，1846年2月27日

故事要从海牙说起。雨越下越大，我躲进了毛里茨之家，那时候我对这个字眼的意味还一无所知。在1634年至1644年间，拿骚-齐根的约翰·毛里茨（Johan Maurits van Nassau-Siegen）以古典风格建造了他的这座住宅，以便他作为荷兰-巴西（荷属巴西）总督归来之后能在海牙有一座合适的宅邸。1882年，这个房子成为了博物馆，奥尼尔皇家美术馆便坐落其中，馆内没有什么太多的收藏，但却收藏了许多大师的珍贵作品。这里可以看到出自荷兰和佛兰德“黄金时代”的名画，作者包括晚年的扬·布勒哲尔（Jan Bruegel, dem Älteren）和青年时期的汉斯·荷尔拜因（Hans Holbein, dem Jüngeren），彼得·保罗·鲁本斯（Peter Paul Rubens），还有弗兰斯·哈尔斯（Frans Hals）。这里悬挂着伦勃朗的《尼古拉斯·特尔普医生的解剖学讲演》（1632年）。这幅充满幽暗色彩的油画描绘了一次公开的尸体剖验过程，画面上医生解剖着赤裸的死者的左臂，翻出肌肉和肌腱。这里还能观赏到杨·维梅尔（Jan Vermeer）的杰作《戴珍珠耳环的女孩儿》。

不过，当另一幅画突然吸引了我之后，所有这些也就都黯然失色了。这幅画描绘的是一个青年男子，弯着腰，微笑着地面对一个地球仪。他用轻蔑的姿态举起小指和食指，好像想给世界戴上些什么。他的笑欢快明朗，甚至是兴高采烈，但又带有嘲讽。在这里，世界遭到了嘲笑，像是恶作剧，附以微微的魔幻色彩。

我觉得从这笑中能看到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民间的讽刺文化，它们在狂欢节和愚人节会被发泄出来，把社会价值和等级秩序抛到脑后。但远非仅限于此。对我来说，这是一种哲学的笑，并非出自某一特殊语境，也不是针对某些特定之物。它超越了时间，针对的是整个世界。它是一种普遍的笑，绽放在一个人物身上，他那带有明快讽刺色彩的表达传染到了观察者的身上。我越是凝视它，就越是无法控制自己的笑。

在毛里茨之家博物馆的角落里，我买下了这个“微笑青年”的复制品。但没过几年，我便开始对这个画家和他的模特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幅画的尺寸为84.5*73厘米

米，签着“JoM”的花押字。在目录中列于第 705 号，有迹象表明，这里的“JoM”指的是 Johannes Moreelse。寻找有关他的信息比猜测要困难许多。在卷帙浩繁的艺术史百科全书中找不到他的影子，甚至在互联网的 google 中也检索不出来有关他的明确信息。能够检索到的，常常只是寥寥两句话：Paulus Moreelse，生于 1571，卒于 1638 年；而且，这么简单数据通常也是在嘲讽哲学家的图象下找到的，这就使得事情变得不那么简单了。难道画家“JoM”把自己的名字搞错了吗？

的确有一个人叫 Johannes，实际上是这个 Paulus 的儿子，1602 年后在乌德勒支出生，在 1634 年就已先他父亲而去，直到今天名声依然被其父所遮蔽。人们可以辗转通过一幅题为《赫拉克利特》的油画找到有关他的信息，画中描绘的是一位哭诉着的老者，弯腰站在地球仪前，充满了忧怨，双手苍老，前额布满皱纹。对这位希腊哲学家来说，世界是一个苦海，人们置身其中惟有哭泣。

与哭泣的赫拉克利特相呼应，Johannes Moreelse 创作了他的微笑的“德谟克利特”。因为披着早期文艺复兴人物形象的外衣，同时还带着对肉体的兴趣，这个人除了是古代的探索者德谟克利特之外不可能还是其他什么人，他不仅是一个哲人，一个爱智之人，更是一个爱笑之人，是欢笑和幽默之友。他的思想处于上帝神圣微笑的光环之中，这是对人类愚蠢行为的嘲笑。对他来说，人性本质并非仅仅体现在他会笑上。人是注定要变得滑稽可笑。只有这样的对比才能充满展示出喜欢嘲笑的德谟克利特的独特魅力，他的笑既是欢声笑语，又是辛辣讽刺。

就像 Johannes Moreelse 受到了其父亲遮蔽一样，德谟克利特的前面也矗立着一个巨人。至少在哲学史的写作中是这样的，对此，弗里德里希·尼采早就非常愤怒。因为跟着德谟克利特，西方哲学可以找到“正确估价”人的存在的最佳路径，而如果“依靠苏格拉底”和他的学生柏拉图，那就永远都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了。从他们开始，出现的是道德上的严肃和认识论上的严格，笑声被从哲学中驱逐了出去。哲学家不笑了，至少处于柏拉图著作所奠定的传统中的哲学家不笑了。

德谟克利特出身于阿布德拉，一个坐落于爱琴海北岸的希腊城邦。这个色雷斯人的国度，或许，那种哲学里前所未有的笑声甚至出于哲学动因而前所未有的笑声，就发自色雷斯人。因为，一个年轻的色雷斯女仆发出的嘲笑已经家喻户晓。她嘲笑聪明的泰勒斯掉进井里，因为他只顾看着头顶的星空，而未曾注意到自己的脚下。柏拉图描绘了这一幕：严肃的哲学家和色雷斯“首位”幽默而漂亮的女喜剧家遭遇到了一起。但柏拉图谴责了她的讽刺的笑声，认为这只能是由于她的愚蠢。就这样，柏拉图所讲

述的趣事就成了没有教养且头脑简单的人反对哲学的经典例证。

“哲学就是一种嘲笑。而嘲笑则是出于不理解。”汉斯·布鲁门贝格（Hans Blumenberg）对这段漫长的历史作出了这样的总结。这段历史从柏拉图反对人们嘲笑跌倒在地的哲学家一直延续到现在。嘲笑哲学和哲学家的，只能是愚人。

难道嘲笑在哲学中连一席之地都没有吗？难道没有聪敏的人既对哲学充满了兴趣，又不反对嘲笑吗？

肯定有！但要好好的找寻才能发现，有时甚至要到哲学史的暗流中去寻找。因为，除了严肃的柏拉图和他在学院哲学中许许多多的追随者之外，毕竟还有爱笑的德谟克利特，他也开创了自己的哲学传统。本书就是要追溯这一延续二千多年的传统，从德谟克利特和第欧根尼，经过康德和克尔凯郭尔，一直到卡尔·瓦伦廷，他把对语言的哲学惊赞提升到幽默的高度，让我们直接体会到了笑的乐趣。

甚至连这个色雷斯的女仆也有自己的追随者。从她的笑声中能够发现严肃哲学家们根本无法想象的智慧。这是一个妇女的会心之笑，她在短暂的一瞬间洞见了欧洲哲学的根本谎言：爱智慧就要付出远离生活世界的代价。“尽管这个年轻的色雷斯妇女是一个奴隶，但她在这里并没有沉湎于一个受压迫妇女无尽的恸哭或平静的顺从之中；这个色雷斯妇女的形象标志着一种笑声的爆发，用只言片语道出了无穷的智慧：从泰勒斯开始，哲学看不到现世的东西，而这些东西恰恰就在哲学之中。

如果我们从生活实践的角度来看待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那么，笑就是最美好的。这本《幽默哲学简论》讨论的就是笑和笑的源头，这里的第二格具有双重一样：在哲学层面上要搞清楚人们为什么会笑，笑的又是什么；但我们同时也要注意，还存在着爱笑的哲学家，在他们的生活和著作中幽默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是一种“珍贵而稀有的天赋”，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探讨了它的来源。这里无须特别强调的一点是，我对这些哲学家充满了同情。

汉堡，圣·保里，2005年11月11日

回顾一下“伪-希波克拉底者”，既能让强调笑的疗效的希波克拉底的学说得到认可，也能让来自阿布德拉的这位智者的笑的哲学得到承认。因为，希波克拉底在他的那些充满虚构和伪造的书信之第二部分讲述了医生前往阿布德拉的一次奇特旅行，这

里可是智者普罗泰哥拉和哲人德谟克利特的故乡。事实上，对于这个城市，希波克拉底可以说是非常熟悉的。因为他在那里经常诊治由于恶劣气候而引起的有损思考的各种疾病。在他那个时代，阿布德拉虽然曾经是显赫一时的贸易城市，但它的居民们却要与坏名声做斗争，因为人们攻击他们在精神上不太健全。就是在这个意义上，《阿布德拉人》才广为流传，并且还和古代的笑话书《菲洛格罗斯》（笑之友）建立起了联系，从笑话书中我们可以找到关于愚人堡中这些蠢人的 18 个笑话，下面我们列举其中的三个：

- 在阿布德拉，城市分为两个部分，东西各一半。当敌人突然对城市进攻时，所有人都陷入不安之中，城东的居民纷纷说：“我们不要慌，敌人攻入的是西门。”

- 一个阿布德拉人要上吊，但是绳子断了，他的头上摔了一个口子。他去找医生要了一个橡皮膏贴在伤口上。然后他就又去上吊了。

- 一个阿布德拉人听说洋葱会“招风”。于是，在一次航行遇到无风天气的时候，他就把装满洋葱的袋子拴在了船尾。

伪希波克拉底主义书信体小说的作者可以把这一并非是为了恭维阿布德拉的传统作为自己的出发点。为此，他构思出了如下情节：阿布德拉的公民让考斯岛上的名医来帮忙，因为他们的同乡德谟克利特在巨大的智慧面前一病不起。“由于忘记了一切，也忘记了自己，他日夜都醒着，对着所有东西发笑，微不足道的小事和举足轻重的大事，都被他视作无物，他就这样度过他的一生。”（第 31 页）看起来这是一种麻木不仁的笑病，对于阿布德拉人来说也是异常危险的。一旦笑声传染开来了。人们便再也认不出自己了，有发疯的危险。希波克拉底对阿布德拉人许诺说要帮助他们。尽管他不愿意听人们说这位著名的自然科学家和人类学家有可能得了精神病。但他也认为，德谟克利特不停的大笑是值得关注的。“他对一切东西都感到可笑，这其中肯定会有什么严重的问题；因为这种毫无节制已经很不好，如果再进一步波及一切，那就更糟糕了。”（第 38 页）于是，他想看看自己能做些什么。医生与哲学家之间有了一场耐人寻味的遭遇。历史最后证实，显得有病的哲学家是充满生活智慧和饱有世界经验的，也许还有一些“过于理性”（第 43 页）。相反，阿布德拉人被发现是一群不理智的人，给他们开的药中有嚏根草，它是从嚏根草根茎（*radix hellebori albi*）中提取出来的，被希波克拉底认为能够有效的治疗疯病，在第 21 封信中还很专业地列出了这种药的风险和副作用。

第十七封信虚构了医生与哲学家之间的相遇过程。人们把他放逐到了童话和寓言的国度里，并借此对这一故事的哲学本质加以了谴责，具体体现为一种角色之对换：医生为哲学家诊疗，并且认为其智慧是最好的药方；哲学家分析了人的非理性，也着手做了研究，其结果被用于制药研究。

在这种相互融合的过程中，笑承担了重要的角色，而这也就是阿布德拉智慧的过人之处。它是一种哲学家医生发出的有治疗作用的笑，最终也转而反对柏拉图主义哲学王的严肃性。德谟克利特真正的对手，不是哭泣的赫拉克利特，而是毫无幽默感的柏拉图，虽然他的名字在后来的历史中并未出现。

当几个阿布德拉人把希波克拉底带到德谟克利特位于城外小山后的住所时，他看到这种学者正在孜孜不倦地从事研究。他坐在一棵梧桐下，不时地读着一本书，认真思考并作笔记。面前放着几个被杀死的动物，他不断认真地研究过它们的内部结构和动物生理学。这种特别的举动证实了阿布德拉人的先见：“希波克拉底，你现在看到了德谟克利特的生活了吧，他有精神上的障碍，不知道想要什么，也不知道在做什么。”（第 44 页）。德谟克利特听到这些，一笑了之。这些阿布德拉人啊！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研究。相反，这位不断靠近他的陌生人看起来却是一个聪明人，最初被德谟克利特称为“陌生人”，并受到了欢迎。通报姓名之后，陌生人变为了“朋友”。这两个研究者之间似乎建立了一种带有大同色彩的兄弟情谊，相互之间惺惺相惜。“朋友，你来这里对我有什么要求吗？”（第 45 页）。希波克拉底隐瞒了真正的动因，为的是不让他的医学诊断出现偏差。他说他来这里只是“为了会会智者”（第 45 页）。

为了交谈，拜访者问德谟克利特在研究些什么，他得到的回答是他正在研究导致精神出现障碍的生理学原因。他正在写他的“*Peri manies*”一书。所以他把动物给解剖了，因为他猜测，胆汁是导致疯癫的罪魁祸首。医生觉得他的朋友所说的这种病源学是非常理智的假设，并对他的研究大加赞赏。德谟克利特肯定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人，“因为你享受到了这样的闲暇；而对我们来说却无法分享，因为耕作，孩子，金钱，疾病，死亡，仆役，婚姻或其他类似的一切，消耗了我们的美好时光”（第 46 页）。对于这样特别的赞赏，德谟克利特肯定会发笑，虽然开始的时候听起来有些强作笑颜。他到底为什么会笑呢？看起来可能没有什么令人信服的理由，也超出了常规。医生接着又提出了富有挑战性的问题：

“我想要知道你受苦受难的原因，让我觉得我或我的话值得你笑，以便我能从中得到启发，打消我的念头，或者通过反驳让你放弃不恰当的笑声。”（第 47 页）

图下说明：雅考伯·贝克（1608-1651），《德谟克利特与希波克拉底》，1630年，长宽 94：64 厘米。密尔瓦基，阿尔弗莱德·巴德博士收藏

德谟克利特接受了挑战，于是，他们之间有了一番漫长而饶有趣味的谈话，哲学家不仅辩解说他的笑是个体的一种性格特征，还证明说他的笑是对生活的一种恰如其分的反应。因为，他用犀利的眼光，让客人认识到大多数人所面临的危机，而且还指出，人们自己无法找到摆脱危机的出路。

对他来说，生态危机就在于肆无忌惮，无所顾及，首先表现在人们对于金银的追逐上，使得地球一片荒芜。“为了得到金子，人们割断了地球的血管，总是把大地母亲挖得一块一块的。就是这个让他们钦佩的地球，却被他们践踏在脚下。多么可笑，他们一边在深深地爱着这片艰难而又神秘的土地，一边却又显然是在糟踏这片艰难而又神秘的土地！”（第 48 页）

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追逐金钱，而且是希望越多越好。它无法用“非理性的动物”（第 52 页）的那种自我满足来限制自己，这些动物可是吃饱了就不再吃了。“哪一只公牛吃饱了还会贪心呢？哪一只豹子总也喂不饱呢？野猪只有渴了的时候才喝水；狼得到所需食物之后便不再继续撕碎下去。”（第 52 页）在金钱和财富上，人类的追求却是没有尽头，由此形成了一种经济动力，却让人们自身变得越来越渺小。他们处于金钱的控制之下，深深地陷入了一个他们自身无法控制的过程之中。“他们划定了一个更远的场地，称这是他们的私有财富，他们想成为更加广阔的土地的主人，对于自身，他们却无能为力。”（第 48 页）

但是，最糟糕的还是精神危机，人们自己不再认得自己了。他们不知道他们做了什么，也不知道他们想要什么。他们为了财富争斗不已，却一点也带不进他们的坟墓。他们贪婪地追求根本无法得到的东西，对自己所占有的却又毫无兴趣。他们推崇没有生命的塑像，膜拜不会说话的画像，却憎恨可以相互交谈的邻居。他们厌恶生活，却因为怕死而想要继续活着，或者希望活到高寿，可以一旦到了高寿，他们得到的却是呻吟。“他们根据自己的贪欲，把一切玩于股掌之中。”（第 49 页）“任何情况下，他们都不会坚持自己的意见。”（第 51 页）毫无感觉、也无理解，他们就这样任听生命的驱使，忽东忽西，“他们的精神遭到了伤害，变得浮泛空虚，他们的思想没有逻辑，很难指导他们无序的运转。”（第 50 页）那种可以看清世界运行轨迹和很好地认识自我的能力，被他们认为是一种疯狂，而他们却把自己的非理性看作是一种具有普遍意

义的自明性。

所有这些愚蠢的东西都没有让德谟克利特哭泣，而是让他觉得可笑。他认为他的笑是恰如其分的，因为他认为笑是一种更好的手段，不仅可以让自己免于堕落在绝望之中，而是有助于揭示出阿布德拉人可笑的非理性。“我的笑声抨击了他们的盲目性，因为它们既没有眼睛，也没有耳朵”（第 51 页）他虽然没有报着太大的希望，去帮助他们自我启蒙，免得盲目乱转。但他还是用自己的笑声告诉人们，他并没有为了快乐的生活而牺牲人的权利。

于是，这种充满智慧的大笑也传染给了先前一直保持严肃的医生。他告诉那些在山坡上急切等待他的阿布德拉人他的研究结果，说他“高兴之极”：“非常感谢你们让我担任信使。因为我见到了德谟克利特，他是最有智慧的人，只有他才能让人们变得理智。”（第 55 页）

至于希波克拉底是否把德谟克利特的笑作为医疗方法接受下来，我们不得而知。他显然更喜欢用嚏根草治病。但即便是这个药方，也并非没有立足于可笑的基本思想。因为从希波克拉底开始，除了笑以外，嚏根草被作为治疗忧郁症的有效手段，因为它发挥的是类似的作用。它引发的是不断地打喷嚏和全身性的抽搐，从而让人摆脱忧郁的悲观所导致的自闭。而这也是开怀大笑所取得的效果，因为人在大笑中前仰后翻，结果就是无法自制。两种方法殊途同归，以至于两位学者的会晤以希波克拉底的诺言告终：“在我们偶然相遇之后，我们希望你能经常写信给我们，告诉我们你文章的内容。我本人也会把我关于嚏根草用法的文章寄给你。祝你幸福！”（第 67 页）

注释

简短的序曲

1. 索伦·克尔凯郭尔：《最后的非学术笔记》，第二部分，收于《全集》第七卷，耶拿，1910 年，第 3 页。
2. 迈克尔·巴赫金：《拉伯雷和他的世界：作为反文化的民间文化》，第一卷，法兰克福，1995 年。
3. 托马斯·吕腾：《德谟克利特：笑的哲学家和多血质的多愁善感之人》第一卷，莱顿-纽约-哥本哈根-科隆，1992 年，插图本。
4. 弗里德里希·尼采，《著作集》（第 III 卷），卡尔·施莱希特编，法兰克福-柏林-维也纳，1972

年，第 1047 页。

5. 柏拉图：《泰阿泰德篇 174 a, b.》，“有趣”和“漂亮”是色雷斯女仆在马丁·海德格尔的《追问物》中的翻译，图宾根，1962 年，第 2 页。

6. 汉斯·布鲁门贝格：《色雷斯女人的笑》，法兰克福，1987 年，第 149 页，第一卷。《第一哲人的摔倒：纯理论的滑稽》，收于沃尔夫冈·布赖斯坦茨，雷勒·瓦尔宁编，《滑稽》（《诗学与释义学》，第七卷），慕尼黑，1976 年，第 11-64 页。

7. 阿德里亚娜·卡瓦雷罗：《柏拉图的女儿们：古典哲学的女性塑造》，汉堡，1997 年，第 86 页。

8.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幽默》，收于《全集》第 14 卷，第 382-389 页。

第二章摘录：

46. 《希波克拉底作品：希波克拉底全集》，增补部分：《希波克拉底书信》，斯图加特，1938 年。

47. 《菲洛格罗斯》（笑之友），希腊语-德语对照本及导论和评论，安德里亚斯·提尔费尔德编，慕尼黑，1968 年，引用笑话第 110, 112 和 120。